

从面对着母亲到面对着世界，只需转一下身，然而，这个转身的动作却是漫长的。它甚至同生命的成长等长。相对于一个生命体来说，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尽头的，不过，它肯定有一个开端，有一个刻度为零的起始时刻。这个时刻对生命意义可想而知。

转身

女性新感觉

格致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女性新感觉

格致·著

转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身 / 格致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女性新感觉)

ISBN 7-5306-3862-9

I. 转… II. 格…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61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4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15.00 元

总序

女性散文写作是值得关注的。这里说“值得”，并非女性散文缺乏关注。相反，近些年，无论是媒体，还是批评界、出版界，对于女性散文的热情，异乎寻常地高涨。这一方面由于女性散文写作在90年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另外，也无可否认价值规律在其中的作用。市场经济原则，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多数媒体关注的只是进入时尚视野的女性散文，或者反过来，以女性散文为酵母来制造时尚。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时尚写作是女性散文的一个主要倾向。由此，也引发过一些争论。其实，从生存地位和话语指向来考察，女性散文本质上呈现出的往往是非时尚的、边缘化的状态，女作家的视角常常自然地倾向于个人的、非主流的层面，因而也就比较多地带有创新意味。

当文学话语大量地重复着一个声音的时候，女性散文却可能异军突起，独领风骚。这当然需要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比较和考察。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起，当时的文学时尚或者说时代主题是伤痕文学，表现在散文写作上，则多着笔于缅怀“文革”中遭迫害故去的亲友，矛头指向和政治思想战线上对于“四人帮”的清算是一致的。而在一片同声共愤的檄文中，两篇出自女作家的散文却不落窠臼，不同凡响：张洁的《拣麦穗》（1979）和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80）。两篇散文视角独特，个性鲜明，预示着散文的复苏不会重复原来的路数，完全附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其后的女性散文时有自己的声音发出，虽然微弱，总是能穿透强势话语的障蔽，长久地在读者中引起共鸣。

也有论者认为，文学创作不应以作者性别不同区别论之，写作题材、表现手法、艺术特色的取舍，均系个人行为所致，与性别无关，否则就是男女不平等，就是对女性的歧视。窃以为，男女不同，天造地设，强调区别，正是达到平等的前提。与其他事业一样，在文学写作上，男性与女性各有自己的优势，和而不同，优势互补，才适于平等发展，共同进步。

2002年，策划“后散文文丛”时，意在集中展示在语言意识和表现形式上，现代感较强的青年作者的作品，对作者性别并无规限。不料遴选下来，六位作者都系男性。当时以为，终是自己偏于一隅，视野窄狭，被视为重男轻女也是不冤的。后询之一位居京女作家，她说，在散文的创新意识上，女性和男性确有不同，男性作者多着眼于语言和结构的变化，女性作者多看重在日常生活的感觉上出新。一句话使我恍然大悟也如释重负。记得冰心先生在《〈关于女人〉后记》中，曾假托男性的口吻解读女人：“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

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冰心这里首先提到的也是女性“感觉更锐敏”!由此萌发了编辑“女性新感觉丛书”的念头。

“新感觉”一词,读者大约并不陌生。上世纪20年代中,日本文坛曾出现以横光利一为主将的新感觉派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只存在了四五年,他们的艺术追求对于后来的文学,包括中国文坛,却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世界范围论,着重表现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并未标以“新感觉派”名号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而相对于小说来说,诗歌和散文更长于此道。本丛书借用“新感觉”一词,和八十年前的新感觉派并无瓜葛。人的感觉是和外界接触时第一个鲜活的呈现,具有无比生动的活力和可塑性,实在是文学值得关注和开掘的富矿。感觉的产生可能是天然的,表现感觉却需要艺术的把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两句古诗既传达了一种感觉,也表现了感觉传达的困难。这种极欲表现又极难表现的两难情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恰当的艺术空间,应该产生出优秀的作品。

本丛书以感觉锐敏的女性作家为创作主体,以长于表现感觉的散文作为艺术载体,意在为这一类作家和作品搭建一个平台,日后有幸壮大,逐渐形成一个流派,也是说不定的。还要补充一句,正像时尚散文不是女性散文的全部,新感觉散文也并非女性散文的主体。对于各种有创新意义的女性散文,我们将继续关注。假以时日,也许还会有“女性新思维”、“女性新视点”等等丛书问世。请读者拭目以待。

谢大光

2003年7月24日

**目
录**

- 水稻田 001
梅花状死结 006
体育课 010
冰 015
东南 018
丝袜 022
它的孩子 我的孩子 025
我肯定生有翅膀 030
我们的铠甲 033
需要救生筏 037
- 囚犯 060
商品 064
过程 067
鞭炮的声响 071
油画 075
对岸 078
穷人 081
庄周的燕子 086
复制钥匙 090

听懂的时候 093

红色 101

红花 白花 106

丈夫的旧东西 110

爷爷在一九二四 114

父亲和渔网 120

叔叔的王国 126

金姓少年 132

转身 135

转身 162

寻找满文 172

在尘嚣上沉睡 183

支点 190

硝烟 205

香水 220

告诉 231

纸上的王国(代后记)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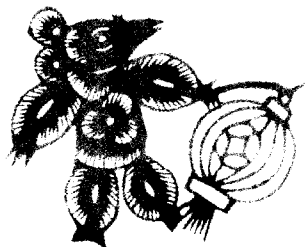
水稻田

这时候(春季),青蛙的第一胎儿女刚刚长出四只小脚。它们在雨天借着蒙蒙的雨雾跳到公路上来。

公路上是密布的车轮,幼小的青蛙在车轮下玩耍。每个巨大的橡胶车轮驶过,都留下一行青蛙的尸体。

听不到稚嫩的肉体与巨大的车轮相触时发出的声响。那些声音如泥土下没有长出地面的种子,被雨声、发动机的轰鸣层层地包裹和紧紧地覆盖了。

公路上是密布的车轮,幼小的青蛙在车轮下玩耍。每个巨大的橡胶车轮驶过,都留下一行青蛙的尸体。



这是我的一篇散文的中间部分，副标题是《青蛙在公路上跳舞》描述了我二十二岁在乡下教书时走过的雨中的公路，而开头部分是写我的晚饭吃什么。因为晚餐有一盘动物的肉，于是又看到了许多年前横穿水稻田的公路上，成千上万青蛙的幼子以生命为代价的欢乐游戏。我拐了一个冗长的弯，试图把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弄到一块。我的文字一直遵循隐和曲的原则，喜欢把一句平淡的话通过一些小手段说得不平淡。我在这纯粹的文字游戏里丝毫不觉得累。弯儿绕得越曲折，角度调得越离谱，越觉得自己有才华。我还试图从其他的事物寻找支持和旁证。被我注意的是时装。时装也就是衣服。衣服的意义非常明了——保暖和遮体，而时装展上的衣服的意义已凝结在一粒纽扣，一个大胆的褶皱，一种突兀的颜色，一块惊心动魄的镂空。总之，意义已浮上表面，潜伏在每一个细节里。我还从毛线里发现了我那看似无聊的文字游戏包含意义。一条线绳，当它垂直时，它没有多少可看的，但把它扭曲盘结，它就可能成为一朵花，一只小动物，甚至是一件御寒的衣裳。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晚餐》。看标题还以为是与吃饭有关的事：

十八点三十分，要是没有极特殊的情况的话，我开始吃晚饭。晚饭通常是米饭还有一盘蔬菜，比如菠菜，油麦，黄瓜，一定得是这些绿油油的东西，还有一盘是

一条线绳，当它垂直时，它没有多少可看的，但把它扭曲盘结，它就可能成为一朵花，一只小动物，甚至是一件御寒的衣裳。



动物的肉。我不主张素食，虽然我很善良，从未亲手杀死过一只动物。在乡下教书时，我每天要在一条穿过水稻田的公路上步行二十分钟。春季，稻田里的水是白花花，而秧苗却是细弱的。近看没有颜色，往远才看到轻雾样的绿色。像一方淡绿的纱，堆积起来，绿色就浓了。这时候，青蛙的第一胎儿女刚刚长出四只小脚，尾巴还有短短的一截。逢上雨天，它们借着蒙蒙的雨雾，跳到公路上来。

从晚餐的餐桌到十几年前乡下水稻田里白花花的水、细弱的秧苗、刚刚长出四只小脚的青蛙，我似乎没费什么力气。虽然转的是直角，但我没感到那个尖锐的存在。一段时间以来，我痴迷于文题的平淡无奇、不动声色。看文题绝对猜不到我要写什么。比如《晚餐》，谁能想到我将让巨大的橡胶轮胎和蹦蹦跳跳与车轮戏玩的青蛙一同来到我的餐桌之上挤掉那绿油油的菠菜黄瓜？并详细描述雨中青蛙毫无悲伤的死亡：

我撑着一把淡粉或淡蓝的雨伞，走在横穿水稻田的公路上。我的步伐一点都不急促。我能在雨中步履悠闲，甚至在没有伞的时候。天、地都是灰白色，只有脚下的那条公路，是黑亮的，像是卧在水中的一条大鱼的脊



背。

在这脊背上行进的还有汽车。

在这脊背上也坐满了青蛙的幼仔。它们刚刚结束了用宽大的尾巴在水中游动的生活。那四只小脚总算都长齐了。脚实际是为行走和跳跃而备的。它们知道这个,都本能地跳到公路上来(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里唯一的陆地),想试一试自己刚刚长出的小脚是否适宜行走和跳跃。到陆地上走一走、跳一跳是它们的生命必须经历的。只有在陆地上跳跃过了,它们才是一只青蛙,不然,它们将无法把自己同鱼区分开来。青蛙的生命意义在于跳跃,在于离开水塘。它们在水里的时候就一刻不停地做着准备:长出脚,长出肺,长出在空气中阻力最小的头部。当一切都准备好了,它们就来了。从水稻田到陆地,实际上就是青蛙的诞生过程。它们必须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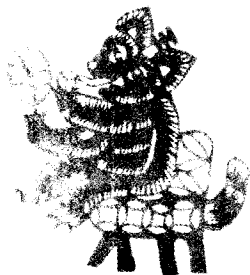
它们来了,布满了我行走的道路。它们稚嫩、不规则的跳跃,使我的行走速度大大地慢了下来,并且步伐变得滑稽可笑。二十分钟的路,我也许走了四十分钟,但还好,我没有踩死一只小青蛙。我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心脏承受不了一只青蛙碎裂在我的脚下发出的那个声响。那个微小的声音让我举步维艰、胆战心惊。可是,行进的汽车,尤其是那些橡胶轮胎,似乎对这种声音没有一丝知觉。



那些急于一试身手的小蛙，将不长心脏的车轮当成了玩伴。它们围着滚动的车轮跳舞。车轮似乎没有童心，它们不跟小蛙玩耍，它们没有停下脚步，也不躲闪青蛙的肉体，它们向着睁着天真大眼睛的小蛙轧了过去。一辆汽车驶过，都留下无数青蛙血肉迸飞的肉体。我的眼睛近视，又有如雾的雨水，我只是听到了那些声音。汽车像是碾过了一个布满气泡的路面。那些啪啪啪的爆裂声，它们穿过汽车的鸣响，穿过雨水的漫漶，向着我长途跋涉而来。

《晚餐》的文章还有个结尾部分。那些横卧在公路上的青蛙尸体，不仅影响了我的情绪，还一度左右了我的饮食结构。

此后再吃那盘肉，总是看到马路上血迹斑斑的青蛙尸体，就决定吃素了。只吃青草和谷物，像牛羊那样活着，少了罪恶感。实际上，我的素食运动只维持了不长时间，在一次朋友的聚餐中，我只是略犹豫了一下，就把一块牛肉放到了嘴里。我发现牛肉是那样喜欢在我的牙齿间跳跃，它同一根菠菜的味道截然不同。我的牙齿，坚硬的牙齿，咀嚼了半个月青草的牙齿，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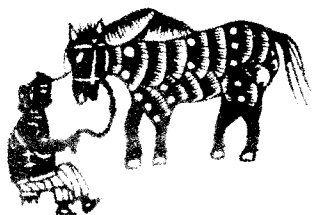


梅花状死结

青蛙，幼年的青蛙，
对同伴的尸体视而
不见，对车轮的狰
狞视而不见，它们
在同类的尸体间继
续着雨中的狂欢。

青蛙，幼年的青蛙，对同伴的尸体视而不见，对车轮的狰狞视而不见，它们在同类的尸体间继续着雨中的狂欢。

在阅读七年前的那篇文章《晚餐》时，我发现了问题：十四年前，烟雨蒙蒙的横穿水稻田的公路，在水雾中像一个有着油亮脊背的大鱼。它静卧在水中，成千上万只小青蛙跃上它的脊背。在这些蛙中，没有一只成年蛙。那就是说，水稻



田里所有壮硕如牛的大蛙，都曾是在雨天公路上的舞蹈者，它们是车轮与车轮间的剩余。

幼年的蛙没有成年蛙的看护，这就是我多年后猛然想到的。它们的母亲，看着（也许根本就不看）自己的孩子死在车轮下而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这就是变温动物，它们在找到一份美食和被天敌吞掉一只后腿时的表情是一样的。它们的血液是凉丝丝的。这样的血液不能构建一座巍峨的秩序的大厦，也不能培育一棵枝繁叶茂的母爱与责任的大树。

公路上的青蛙是自由的，绝对的自由。它们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它们甚至不知道谁是妈妈。它们吃的第一口食物是自己找到的。他们无视血缘。血缘在它们那儿不是绳索，而仅仅是一个起点。

而人实际上是一个个被捆绑在血缘之绳上的囚徒，但我们毫不觉察。有个写小说的人发现了这条看不见的绳索，他叫苏童。他写了一篇小说叫《训子记》，选在几年前的《小说选刊》上。这个题目并没有马上吸引我，我先看了同期的其他篇目。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躺在床上准备睡午觉。在睡觉之前我得读一点书，于是我拿起了它。大部分篇目都读了，甚至评论都读了。于是我别无选择看《训子记》。我对于这位作者是知道的：苏童——苏童——苏童——，像小巷中悠长的叫卖。

《训子记》的小说通篇写父亲对儿子从各个角度，各个

而人实际上是一个个被捆绑在血缘之绳上的囚徒，但我们毫不觉察。



层面的耐心细致的捆绑,而这个捆绑理由是为他(儿子)好,而儿子觉得不好,拼命挣扎。

小说结尾有意思,儿子喝假酒中毒躺在医院里,已经死了。父亲来看儿子:

让我们惊讶的还有马恒大,他在儿子马俊成为东城毒酒案的第一死亡者后,并没有想到追究毒酒的来源,追究制造毒酒者的刑事责任,他只是一味地呼天抢地。过度的悲恸使马恒大老人失去了理智。他突然爬到儿子床上,与儿子并肩躺在一起。医生护士都不知道他的用意,他们说,你这是干什么?再伤心也不能影响我们工作。马恒大闭上眼睛,对他们说,闲话少说,你们赶紧给我打一针,打毒针,死得越快越好。医护人员当他是说疯话,他们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老人家不要太伤心了,回家休息一下吧。马恒大仍然闭着眼睛,看得出他确实是在慢慢地镇定自己的情绪。他们看见马恒大拉住儿子的一只手,他说,我不伤心,我是不放心。他以为去了那里就躲过我了?没这么容易!马恒大说到这里面容恢复平静,那只苍老而有力的手更紧地握住了儿子的手,他说,没这么容易,我今天跟他同归于尽!

这就是勒进肉里,
又死死追赶灵魂的
残酷父爱。我们的
亲情之绳勒得太紧
了,成了我们生命
担不起的重担。

这就是勒进肉里,又死死追赶灵魂的残酷父爱。我们的



亲情之绳勒得太紧了，成了我们生命担不起来的重担。

不过，我们的大多数早已习惯了血缘对我们的捆绑。习惯强大无比。我刚刚穿上胸罩的时候，简直无法呼吸，但是我现在要是脱掉它就无法入睡。我觉得自己像一捆散开而干枯的柴草，一阵轻风足以将我吹乱。我太需要一条绳子将我拦腰捆上，再勒勒紧，然后打上一个梅花状死结，于是，我在这看似美丽的死结下安然入梦。

我太需要一条绳子将我拦腰捆上，再勒勒紧，然后打上一个梅花状死结，于是，我在这看似美丽的死结下安然入梦。

